



西沙岭。

翻山越岭的人

□陈如吉/文 曾素琴/摄

车窗外,故乡已入秋。天空不明不暗,飘着细雨,远处的山峦静静伫立,正在褪去的色彩预示着光裸的树枝将成为主要景观。江南少雪,但霜会落下。

凝视这渐变的秋色,思绪不由飘向历史与记忆深处——也许,每个人心中,都矗立着一座西沙岭。这条东起象山县墙头镇岭下村,西至西周镇欧阳桥的古道,全长2180米,鹅卵石铺就,被称为“十里西沙”。岭顶的西沙驿亭始建于南宋,驿亭西北角还有一止息寺。周围八十亩茶园被绿意环抱。这是历史上象山至宁海的主要商贸古道,直到上世纪60年代,仍是乡亲们出人的交通要道。

西沙岭四季皆美,而我独爱它秋色微雨中的样子。细雨如纱,笼罩整条古道,远山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水墨长卷。雨水洗净鹅卵石路面,泛起温润光泽。行走其间,仿佛能与古人对话,可听见过往行人的千年足音。

但我第一次真正走上西沙岭古道,是2016年之后的事。那一年,我在上海接受了一场攸关生命的手术,这场手术,斩断了我快速前进的步伐,斩断了对尘世欲望的追逐。彼时事业正盛,夜夜写稿不辍,自以为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,想着靠手中的笔打下一片江山。谁知命运早已标好价格。

病后回乡休养。这不,在友人和小儿的陪伴下,我又走了回西沙岭。踩在鹅卵石古道上,我脚步虚浮,没走多远就气喘吁吁。在一处亭子歇脚时,遇见一位采茶的老妪。“后生人,爬岭不能太急。”她带着浓重乡音,“这十里西沙,古人要走一个时辰哩。你们城里高楼大厦看得人头晕。还是西沙岭好,空气甜,水也甜。”分别时,她送我一把新采的茶叶:“回去

慢慢吃,吃完了再来。”岭上的风裹挟着茶香和草木气息,拂过脸庞轻柔如纱。到达岭顶时,雨早停了,夕阳正缓缓沉入西沪港,海天交接处泛起金红色的涟漪……

这些年,因怀着对自我的珍视,对一些事物越发虔诚。写一些文字,让故人在纸上重逢。最大块的时间是“陪稚儿成长”。如今与儿子重走西沙岭,他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跑着,不时回头催促:“妈妈快点!”鹅卵石路面凹凸不平,他一个趔趄险些摔倒,我急忙上前扶住。他却挣脱我的手:“我自己能行!”

看着那个瘦瘦的倔强背影,我忽然眼眶发热。这孩子何尝不是在翻越他人生的第一道山岭?他指着远处的海:“妈妈,那是不是西沪港?像一面大镜子!”是啊,一面映照千年岁月的镜子。在这镜中,可见古人的身影,可见我们的倒影……

想起父亲19岁那年,就是从西沙岭走出去参军的。那时他还是个青涩少年,背着简单的行囊,踏着鹅卵石一步步走向山外的世界。多年后,他抱着年幼的我在西沙岭上拍照,那张黑白照片至今还珍藏在老相册里。照片上的父亲英姿勃发,而我正睁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

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翻山越岭。”友人说,“不同的是,有人翻的是实在的山岭,有人翻的是心中的山岭。”是的,我想,每一个为了生活奋勇向前的人,都是在翻山越岭的人。当我们终于站在山顶回望,会发现那些曾经以为无法跨越的艰难险阻,都已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而前方,永远有新的山岭等待我们去翻越。这也许就是生命最深刻的隐喻——我们永远在翻越,永远在路上,永远在寻找那个更好的自己。

菊花饮

□童鸿杰

天才刚刚亮。院子外的杨树沙沙作响。咯吱一下,我听到院子里的门开了。紧接着,我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。我睁大眼睛,对着黑漆漆的屋顶,想象着外婆迟缓的脚步,由近及远,最后消失在院门外的小路上。

外婆又去看她的菊花了。自进入9月以来,外婆一直记挂着那些“小家伙”。遇到谁家的鸡啊鸭啊小狗啊,跑到她种的那些菊花旁,她都会大声把它们赶走。有一次,我看到舅舅去那块地里挖了点泥,也被外婆说了一顿。到了后来,她还用篱笆把那些菊花给围起来了。

这些菊花是用来做茶的。“菊花茶,你知道吗?”不知道啊,我只知道绿茶。春天的时候,绿油油地在地里长着,然后有人采回来,在一口大锅里炒啊炒,炒到后来就能泡茶了。我外公每次泡茶的时候,那放进水里的茶叶都是几片几片的,好像很舍不得。

外公是个竹匠,一天到晚在编箩筐、编竹席、做背篓、做洗帚,白天干不完,夜里接着干。有时候,他也会到别人家里去干活,坐在那些湿漉漉的泥地上,外公也不介意。就这样,干着干着,那年夏天,他的眼睛里忽然长了一个小疙瘩。

“湿气太重了,配点中药吧。”按照医生的嘱咐,外婆给外公煎了药,服用之后,倒是好了。后来医生跟外婆说,菊花茶清火明目的,平时啊,可以煮点喝。外婆就想办法在那块空地上种了点菊花,一有空就去施肥啊,浇水啊。

菊花越长越高了。它们的茎笔直的,绿绿的,带着细细的绒毛。叶子呢,也是绿的,摸起来有点粗糙,但是有可爱的形状。最好看的,当然是那些小小的花。花朵的外围是白色的,中心是黄色的。早晨的时候,那花瓣上的露珠闪闪发亮,好像有无数个小太阳。

小太阳可以丰收啦。那天一大早,外婆带我去摘菊花。外婆将菊花的枝,从分岔处一根根剪下,再扎成小把带回家。过了几天,等到花枝晾干了,她又把那些花剪下,放在房间里继续晾。

又等了几天,终于要泡菊花茶了。外婆把几朵菊花放在杯子里,再把烧开水冲进去,等了几分钟,菊花的花瓣慢慢舒展了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外婆还放了啥?红红的,小小的,好像是一种叫“狗起”的东西。嘿,这名字可真有趣。

没想到外婆还加了几颗冰糖。冰糖啊,那可是平时吃不到的。没等菊花茶凉,我就抢过去喝了一口。嗯,怎么说呢,这味道,感觉像是夏天暴雨过后吹过来的清风,又好像是冬天大雪下完山尖上的雾气。“外婆,我也要喝!”“好好好,给你喝。”就这样,有好几年秋天,我都能喝到甜甜凉凉的菊花茶。

那一年的秋天,父亲母亲经常半夜才回家。我趁着外婆不注意,常去操场上和小伙伴捉迷藏。有时藏在大树后,有时藏在草垛中,有时藏在打稻机的空桶里。有一次,我把外公刚编完的竹席背了出去,卷起来之后,躲在了里面。大概是玩累了,我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没想到小伙伴找不到我,也各自回家了。等到半夜,我醒来了,隐约听到外婆在叫我,那声音很急也很响亮,我一边答应着,一边感觉脸上湿漉漉的。“天冷了,早点回家,知道吗,千万不能着凉。”那一晚,外婆一边叮嘱我,一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她的手凉凉的,好像那杯凉凉的菊花茶。她的身上,还有一种熟悉的清香。

在淡淡的清香里,我听见墙角响亮的虫鸣,看见天边明媚的月亮。月光下,一个矮小的身影,在小路上行走。小路的尽头,有一垄菊花,晚风吹来,枝叶摇响,好像塘河上的水波,在轻轻荡漾。